

雙陽河

我爷爷的

刘江生 著

南海出版公司

WOYEYEDESHUANGYANGHE

我爷爷的双阳河

刘江生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

我爷爷的双阳河/刘江生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1

ISBN7—5442—2657—4

I. 我…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08718 号

WoYeyeDeShuangYangHe

我爷爷的双阳河

作 者: 刘江生

责任编辑: 海 涯

封面设计: 张啸镝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社 址: 海口市友谊路 8 号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庆市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9. 1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册

书 号: ISBN7—5442—2657—4

定 价: 18. 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作者小传

刘江生,男,汉族,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生,黑龙江省庆安县人。一九九〇年开始文学创作,目前已在全国各类刊物发表散文诗、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类体裁文章 300 余篇(首),出版有散文诗集《临水守望》、散文随笔集《驿路风痕》,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大庆市作家协会理事,现供职于大庆市龙凤区国家税务局。

引 子

双阳河水清又长，
双阳河畔养爷娘。
夏季涨水无宁日，
冬来大雪唤饿狼。
最恨春种雨水减，
秋来土匪又抢粮。

.....

这是很久以前流传在我的故乡双阳河畔的一首歌谣。千百年来，她就像湍流不息的双阳河水一样，在沿河一百多个村落里弯弯曲曲地流淌着，无私地哺育着两岸父辈甘苦而辛酸的生活，如慈祥的母亲一样夜夜闯入我的梦乡，陪伴我走过儿时的幸福时光。

双阳河是一条蜿蜒于小兴安岭南麓地图上无法找到的河流。她源出于山涧雪水，集天地而精华，纳百溪而宽阔，如一个大屁股女人从山里七拐八弯地走出，于是沿河就有了一些因水而居的村落，就有了我故乡的轮廓，也就有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

双阳河在出山以后进入松嫩平原，前行不远就七拐八弯磕磕

绊绊地投入呼兰河的怀抱。呼兰河又往哪去了，我故乡的人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每天一睁眼看到的是双阳河，双阳河才是他们的母亲河，他们在河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辛苦苦过日子，养活老婆生孩子。那时的双阳河，是一个水草丰美、动物繁多隐在小兴安岭密林深处不为外人所知的世外桃源，没有人来，没有人走，过着与世隔绝封闭的日子。建国后，随着北大荒的开发，围垦屯田的开始，双阳河也就渐渐地干涸了，渐渐地从故乡的视线中消失，故乡也渐渐恢复往日的平静。但发生在上个世纪建国前双阳河畔的那段往事，仍然清晰地留在父老乡亲的记忆中，任凭历史的沉淀，久久挥之不去。

我的爷爷世代就居住在双阳河畔，他和我奶奶的故事一直在双阳河上游的幺营子和下游的周老千镇广为流传着，就如那首歌谣一样，甜透了双阳河两岸的一草一木。

故事就从我爷爷说起吧！

爷爷年轻时叫问天。

第一章

民国三十五年初秋(公元一九四六年)。

天刚蒙蒙亮,朝霞在东边天地之间拉出一条殷红的血晕,浸染着小兴安岭上莽莽苍苍的大片森林。此时星群已在天空隐没,浓暗的夜空还没有完全恢复亮丽的色彩,仍呈现出半灰半蓝的颜色,大地正在悄悄地撕掉一切黑暗中的伪装,躺在那里静静地等待黎明。

秋高气爽之际,连绵起伏的山峦泛出诱人的淡黄。阵阵松涛轰鸣,开始向人们展示着五花山无尽的生机。

黑风峡内,双阳河激流翻滚,河水泛着浪花,拍打着堤岸,冲激峡口的声音不绝于耳。两道黑色的山峦门板似地封闭着曙色渐醒的天空,一条土沟顺北坡斜下,沿山脊蜿蜒东去。

一条官道沿峡口向双阳河上游延伸。官道两旁林荫茂密,枝叶丛生,此刻正沉浸在凌晨寂静的空谷之中。

蓦然,峡口外的周老千镇上,燃起熊熊火光,紧接着传来阵阵人喊马嘶、妇孺啼哭、敲锣救火的声音,这一座百年古镇,在大火的包围下,一下子喧嚣热闹起来,熊熊燃烧的大火映红了天,映红了地,映红了双阳河畔的一草一木。

火光掩映中，一匹白马冲出镇子，踏着黎明前的夜色，向黑风峡官道疾驰而来，马上坐着一个年轻洒脱的后生，二十一、二岁，方脸浓眉，身材魁梧，面容中透出一副饱经沧桑的憔悴。他神色慌张，一路催马前行，不时回过头去望一眼笼罩在滚滚浓烟中的镇子。

身后，六七个周老千镇保安团的团丁吆喝着打马追来。

“站住，快站住，再不站住老子就开枪啦。”

一阵嘈杂的喊声紧紧追击着青年人。

青年人没有理会，他不停地用鞭子抽打白马，那马放开四蹄，风声在耳畔呼呼作响。

“砰，砰，砰”

几声枪响，子弹顺着青年人的耳畔嗖嗖飞过。

青年人吓得一哆嗦，他赶紧把头伏在马背上，任由白马驮着他沿官道向小兴安岭深处没命地扎下去。

几名团丁紧追不舍，马蹄清脆的声音和枪口喷出的火光，打破了林子里清晨的宁静，惊飞了树上的几只栖鸟。

几匹马越来越近，枪声也越来越急。

突然，一颗子弹击中白马屁股，那马猛地一个趔趄，栽倒在地。青年人没有防备，身体箭一般地射向马的前方，扎在地上，马背上驮着的行李顷刻间散落一地。

青年人翻身坐起，逃生的欲望支撑着他连滚带爬地滑向沟边。

跑在前面的两个团丁一阵狂笑，收住马的脚步，向青年人围过来。此时，其他几名团丁已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青年人手里捏着一把匕首，他绝望地看了眼围上来的团丁，又回头望望坡下激流翻滚的双阳河，把心一横，强忍剧痛，向坡边爬去。

“毙了他吧。”

一个团丁说着拉开枪栓。

“别，抓回去，混个赏钱。”

两个人说着跳下马，向青年人围过去。

青年人已爬到坡边，坡下的双阳河正泛着汹涌的浪花。

“砰，砰”

就在青年人准备纵身向下跳去的时候，两声枪响，从密林深处传来。

两个团丁应声倒地，受到惊吓的两匹马顺着河边狂奔而去。

就在青年人愣神的当口，从林子里跑出一位猎人打扮的中年人，四十多岁，一身土布灰装，中等身材，络腮胡子衬着一张方正的脸，手中拎着一杆双筒猎枪。

青年人刚要道谢，猎人忙止住他，麻利地拾起散乱的行李，拉起青年人快步闪入林中。

后面又响起团丁们零乱的枪声。

见两个人没有坐骑，只有一支猎枪，剩下的几个团丁欺他们人单势孤，不会跑出多远，便壮起胆子向林子围过来。

猎人拉扯着青年人跌跌撞撞地向山顶爬去，子弹在身后风一样追逐着他们，击打在树上，发出啪啪有节奏的声音。此刻，他们已经脱离官道，爬上双阳河对岸一座不算太高的峰顶，往下就是一望无际的林海松涛。

脚下，小路分为两条，一条向左，一条向右通向山后。

猎人拍拍青年人的肩膀。

“孩子，情况危急，我去把他们引开，你顺着左边这条小路下山，一直向左，沿河走，进山逃命去吧。”

“大叔，谢谢您救命之恩，可我该怎么感谢您。”

青年人已是热泪盈眶。

“傻孩子，说哪里话，这吃人的世道，谁见了还不帮你一把，有

缘的话，大叔还会和你见面，你要记住，沿着双阳河向上，有个小村叫么营子，那里闭塞，你可以先到那里避一避，大叔忙过这一段，可能会到那里找你。”

猎人说完，转身顺右边小路跑去，消失在林子中。

“大叔，您保重。”

青年人跪在地上，向猎人走的方向磕了个头，然后隐入左边的山路。

山坡上，又响起枪战的声音。

两个月后。双阳河上游么营子。

晕倒在河边的问天被老五爷背回村时，天已经黑了。

这是民国三十五年初冬一个普通的晚上，没有星星，天阴得厉害，茫茫群山中一座再普通不过的村子里，狗叫了几声。

问天躺在马棚外屋的炕上，刚觉得身体有些复原，老五爷已经把饭送到马棚，看着他吃过，问了几句，就回去了。

问天躺了一会儿，怎么也睡不着，他一路逃荒，连饥带饿，昏倒在河边，多亏老五爷把他背回来。他摸黑点亮灯，抓把谷草把土炕划拉干净，找了块稍大点的席子垫在炕上，摊开随身带的行李，取出一个黑盒子在手里摸索了好一会，放在脚下，便开始细细地打量起这间屋子来。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房子。只是一座用木头抹些泥堆起来的马棚，又暗又潮，阴沉寒冷，四壁尽是窟窿，黑咕隆咚，张着阴呼呼的大口，油灯的光线如豆，没走出多远就被黑洞吃去了，隔壁便是马圈，里面养着村子里的七、八匹马。正值夜晚，马闹槽的声音清晰地传来，马棚后面很远的地方便是老五爷住的村子，叫什么名字问天现在还不知道，那里早已亮着一排莹莹的灯火。马棚前面一、二百米处是一个乱坟岗子，几十座土坟高低不

平，错落有致地隐在黑暗中。那里很静，整个马棚孤零零的，站在村子和坟地中间，像一个守夜人。

外面起风了，从马棚前的乱坟岗子上刮过来，钻进马棚，满屋子乱撞，打着旋呼呼作响，一股土腥子味弥住问天，那盏灯便忽明忽暗地摇晃起来。

问天咳嗽一声，连忙爬起来护住那灯，屋子里弥满昏黄的光线，像死人蜡黄的脸。整个晚上很静，只有窗户纸发出呼哒哒的响声，从破草绳捆系的窗框里传来，像狼扒门的动静。问天感到心里一阵紧似一阵。有灰色的光线从门外透进来，望出去，没有星星，天阴得厉害。

已是半夜，问天熄了灯，壮着胆子躺在炕上，隔壁马咀嚼草料的声音清晰地传来，一声一声揪住他的神经，身体感觉已经很乏，此刻他却一丝睡意也没有。他翻转着身体，将一只耳朵压在枕头上，另一只耳朵却在细心地捕捉着外面的动静。门和窗子有节奏的响动撞击着他的耳鼓，让他越发感到这夜令人烦躁不安。

忽然，问天竖起耳朵，腾地坐直身子，在愈来愈紧的风中，他感到一种异样的响动。本来屋子就小，离开后面的村子还有一段距离，孤零零地飘在乱坟岗子和小村中间，这种异样的声音就是从门前的乱坟岗子那边传来，很真切，又很缥缈，像有一个人在坟地里来回走动，又隐约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叫，有时还像是一阵大笑。这声音就这样真切地传进马棚，让问天觉得马棚抖得厉害，随时要倒下来。

问天抬头望望屋顶，黑呼呼的，仿佛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笼住他的神经，这让他忽然怀疑起下午老五爷背他时不信任的眼神，怀疑起老五爷安排他住到这个马棚的真正意图。

问天不敢向外面看，不敢再往下想，他赶紧用被子蒙住脑袋。

“呜——”

还是风，夹杂着砂石，拍打在门上，门和窗子剧烈抖动起来。

问天打个哆嗦，本能地想到了鬼。

其实他并不信鬼，他自小胆子就特别大，十几岁他就敢上山打狼。他今年二十二了，还没有碰到让他十分害怕的事情，他也不相信这世上会有鬼。可今天晚上，他确实头一次这么害怕过，他的神经紧紧地绷起来，怎么也睡不着，异地的生疏感和孤独感让他产生了恐惧。他定定神，尽力不去胡思乱想，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许是风吧，天明就好了。”却仍不自觉地透过被子缝隙去望窗户，那里黑黑的，窗户纸泛着昏黄昏黄的光，像张死人脸一样盯着他，让他感到毛骨悚然。一想到整个马棚只有他自己，问天的手就恐惧得发抖。

“呜——”

又一阵更加猛烈的风，从外面灌进来，撞到屋梁上，发出更为尖厉的怪叫声。

“哐当”一声，马棚的门被撞开，一股强劲的力量涌进屋内。黑暗中，像是有什么东西，已经进了马棚。

问天“啊”地大叫一声，从被窝里爬起来，本能地抓起身边挑草用的木叉。他已经浑身湿透，一种摇摇欲晃、头晕目眩的感觉让他有些站立不稳。他赶紧扶住墙角，抬头望去，灰白的窗户纸上，一个黑呼呼的影子，一闪消失了。

再没有动静。

问天怕极了，他的心已经狂跳到嗓子眼。

“不怕，不怕，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他竭力安慰自己，好让自己不致于垮下去，然后他抖抖索索地蹭到门边，掩上门，重新点了灯，他飘飘忽忽的黑影立刻映上窗子。

他紧贴着墙根，握住木叉，细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除了风，什么也听不到。那风撕扯着一切，像一个女鬼在哀嚎，更像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在啼哭。

隔壁传来马打擤的声音，很清脆，这让问天心里稍稍镇静一些，他开始怀疑起自己是不是神经过敏，索性一咬牙，打开门走出去。

风仍在刮着，问天冷丁打个哆嗦，他仰头望望天，还是阴阴的，没有星星，一丝凉意打在脖子上，天空飘起了清雪。

远处的山隐隐约约地显了轮廓，黑森森的像一只只巨兽摆在眼前，坟地里依然很静，看不出有什么异样，风从那里刮来，他隐约闻到一股腥涩的气味，扫一眼，什么也没看清，浑身又有些不自在起来，便赶紧躲回屋内，插好门。

蓦然，“嘎…嘎…”

几只乌鸦的啼叫透过夜幕传来，打破了死一般的静寂，叫声里，隐约传出哭声。

“他妈的，这是什么鬼地方。”

问天咒骂一句，他赶紧走到门口，透过门缝向外张望，顿时，他的脸一阵扭曲，浑身因极度的紧张而呈现出无法形容的痛苦，眼睛里透出绝望的神情。

透过门缝，他看见前方那个乱坟岗子上，一个飘忽的影子，在坟包上跳来跳去，随即便消失了。

问天一下子瘫在地上，腿无意间碰到了那个黑盒子，他顺手抄过来抱在怀里，大气也不敢出，嘴里喃喃地发出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清的声音。

外面，风仍旧呼呼地刮个不停。

鸡快叫的时候，问天才疲惫不堪地睡着。

太阳刚刚出来，风总算停了。

问天跟着老五爷一高一矮，一前一后沿着小路向幺营子走去。

折腾半夜，问天刚迷糊睡着，就听到有人敲门。他赶忙跳起来，听清是老五爷的声音，紧张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老五爷来叫问天进村去吃饭。问天简单收拾一下，便掩上门，跟着老五爷向村子走去。

已是秋末冬初的光景，阳光浓浓的，一丝风也没有，举目望去，一圈大山团团笼住小村，一眼望不到边，鸟儿在树枝上喳喳地叫着，双阳河清瘦着身子在山坳里浅浅地流动，像一条蛇围着山弯来绕去，河边上横着一条官道，满是尘土的路上随着山势走着两道深深的车辙，跟随河水一直到很远的山外，昨天问天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进来，饿昏在河边上，被老五爷发现救回家的。而官道在这里就到了尽头。

回头向村子上游望去，除了山还是山。

小村不大，只有二十几户人家，隐在山脊窝里，被树围得严严实实，不细看，很难发现这里还会有人烟。村口一颗老榆树，歪着脖子，皱巴巴像个掉了牙的老太婆。树下一座黄泥土庙，不大，三间正房带一个小院落，庙里供着土地山神，睁眼鼓腮，满面灰尘，墙角裂了一条很大的缝。庙前是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有座土台，台前立着旗杆，显然这里是村里人集会处理重大事情的地方。庙后则长满草，一人多高枯黄一片，在深秋的阳光里晒着，有的已经倒伏在地上。庙东就是村子，清一色木刻楞板房，从西边查过去，两排，一条路伸进里面，同样两道深深的车辙显眼地站在路中央，均匀地把路劈成三份。除了满街上挤满的猪屎、牛粪，不时传来木轮车被扭得七拧八裂的声音。

问天跟在老五爷身后，他不时抬头望望老五爷。这是个五十多岁的干巴老头，昨天，问天清醒后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他是这个村子里最有权威的人物，一个说一不二对全村发号施令的电

大爷。此刻，阳光正追随着他，他佝偻着背，脸上的胡子密密麻麻，倒背手，一步一咳地向前踱着。

问天跟着老五爷走进村子。

到了早饭时间，小村子已经热气腾腾，一个个站在屋顶上黄泥做成的柱子里冒出雾一般的白气，慢慢向村外飘去，被山又圈回来，聚拢到一块，在云上磕磕绊绊，笼得村子像一锅刚冒气的发糕，几个女人在猪槽子边拌了泔水，扔进几把糠，一边定定打量着问天，一边“咯咯唠唠”地叫着已拱出圈门的猪。

村中，一口老井发出吱哑吱哑木头咬合的怪声。

井沿上，一群孩子牵着几条狗围成圈，不时发出一阵阵哄笑。透过人缝，问天发现有两条狗骑到一块，几个大人也都围着看。早上很冷，冻得孩子们脸上鼻涕稀流，哧溜哧溜不停地抽，胳膊袖子揩得黑亮，为首的一个孩子，拿着小鞭，档下骑着个汉子，顺着人缝爬进圈里，鞭梢甩得嘎嘎直响。

问天不由得停下脚步。

“傻子，上。”

那孩子从傻子身上跳下来，用脚踹了傻子屁股一下。

傻子便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个小绳，笨笨地走过去，抱住正发情起秧子骑到一块的两条狗，拴住狗蛋蛋，然后又在狗档里狠狠地掏两把，裂开嘴，露出一口黄牙。

“去，妈了个巴子的。”

“狗起秧子啦，傻子摸狗蛋蛋啦。”

孩子群里炸庙般地骚动起来，拿鞭子的孩子趁势甩了两下，两条狗急了，又撒不下来，使拧成了结，在地上翻滚。孩子们蹦着、跳着、欢呼着，嘴里哈出一团团白气，鼻涕又流到嘴边，使劲往嘴里抽。傻子干脆捡个破盆扣在头上，边敲下身还一扭一扭，比划着狗发情的姿势。

问天站着没动。

这时，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女人跑过来。

“傻儿，走，快回家去。”

她拨拉开身边的孩子，拽着傻子的手走出人群，见问天正站在路中央，匆忙瞥了问天一眼，便低了头，从老五爷身边绕过去。

“去，妈了个巴子，老鸡巴蹬。”

傻子看着老五爷，骂了一句，又瞅瞅问天，声音越来越远。

问天目送着那女人向前走去，女人路过他身边时凌乱的头发和隆起的胸部让他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感觉，他的目光随着女人扭着的屁股向前方延伸，直到那女人拐进村中一个破旧的木房，才在老五爷的咳嗽声中回过神来。

再看，街上已经没有人了，两只狗仍在地上滚着。

村东的一所大宅院里，高大院墙上长满蓑草，几只小鸟无精打采地蹲在墙上，半眯着眼睛蹦来蹦去，园子里，死了的黄瓜、豆角秧堆得遍地都是，院里堆满木头，一座门楼足足高了其他木房子一头，站在外面看不清院子的轮廓，但院门已经剥落的红漆，仍显示着院子主人的与众不同。

问天跟着老五爷一直走进院子。

整个院子分前后两进，东西厢房围成一个天井，布置得错落有致，井井有条。问天没想到这么偏僻的小村子里还能有这么规整的院落，他不由多看了老五爷一眼。

老五爷的女人站在后屋，见问天进来，没有吱声，而是麻利地把饭桌放到炕上。这是一个四十多岁长像也算有些风韵的女人，她扭着腰屋里屋外进进出出地忙碌着，丰满的胸脯一起一伏。

老五爷把问天让到炕上，盛了碗苞米楂子，拿了一颗菜心，一碟酱，推到问天身边。

“这地方不太安全，村子人少，地方又偏，多的是狼、熊的，你以

后不要害怕。”

问天嗯了一声，端起碗，他抬头看了进进出出的女人一眼，觉出慈爱中似乎有一股寒气，心里便一紧。刚想张嘴向老五爷打听一下昨晚坟地闹鬼的事，又不自觉地退了念头，赶紧把碗送到嘴边。

“你只管把村子里的几匹马喂好就是，什么都不要管。”

五爷似乎知道问天的心事，不紧不慢地补了一句。

“这里偏，很少进来个人，你不用想那么多，也没有人问你是干啥的，只要听话就是。”

问天沉了半晌，终于鼓鼓腮帮：

“绥化那边有人抓我，我想躲一阵，给口吃的就成。”

问天说这话的时候隐瞒了自己真实的地址。

“你不用再说，到这里来的，多少都有些难处，这兵荒马乱的，没事谁到这鬼地方躲，你放心，这里我说了算，你只要听话，没人能找到这里来。”

没等问天继续说下去，老五爷便打断问天的话。

“你多大啦，识字吗？”老五爷接着问。

“二十二，属鸡，认识一些字。”

“那好。”

老五爷眼睛里顿时放出光来，

“你在这里呆着吧，村里的娃们不识字，你白天教娃们认几个字，晚上喂马，呆会我打发几个人把马棚拾掇一下。”

问天忙不迭地点头，说心里话，他还真怕眼前的这个老五爷不收留他。无依无靠，已经走投无路的他，心里多么盼着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这地方处在深山老域，荒沟野谷，没有王法，正是目前他急需藏身的所在，只要面前的这个老五爷同意，他就可以在这里安身，这里没有什么兵匪、胡子，没有人抓他、杀他，也就不再用东躲